

# 亲见“人民好坐江山”

□周勇

城口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那条红军石刻标语——“人民好坐江山”。它是城口这座红军之城的灵魂，具有跨越时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2013年，我在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馆陈列馆里第一次看到红军标语照片，“人民好坐江山”六个大字赫然在目。

标语竖写，笔画及间架结构说不上匀称，章法也不严整，甚至有些拙朴。加之由于时间久远，风吹雨打，字迹已经有些模糊，当地群众便给它上了一点红漆，使之鲜亮起来。

尽管隔着照片，但我分明能感受到80年前老红军们那种奋不顾身、不怕一切艰难险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他们对于人民群众的拳拳之心，对革命后辈的殷殷之情。

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永远为了“人民好坐江山”》来记录自己真实的感受，还建议城口县委、县政府，把“人民好坐江山”这六个字放大后刻在县城对面的山崖上。

红军石刻标语所在地为大巴山脉的坪坝大梁，海拔1400多米，蜿蜒数十公里。“人民好坐江山”位于半山腰海拔950米的火山坡处，那里山高坡陡，人迹罕至，加之我们每次都来去匆匆，因此始终没能到现场去实地考察过。不到现场，就缺少真知。是为遗憾。

2023年，我70岁了，再不弥补，或成终生遗憾。

初冬的城口，层林尽染，叠翠流金。一个下午，我们乘车来到巴山

镇。那是大山深沟中，任河边上的一

个小镇。出了小镇就是陡坡，让我们的行程一开始就气喘吁吁，不一会儿便大汗淋漓。那里的山路，几乎都是直上直下，行走必须手脚并用，再加手杖支撑。

这所谓的路，完全看不到路的踪影，因为它全被树叶和刺巴笼所遮盖，看不到路的原貌和深浅。如果不是有一位农村向导，手提一把弯刀，在前面披荆斩棘，为我们砍出一条路来，我们根本无法前行。即便如此，两边的灌木、荆棘仍不时刮破我们的衣服和手上的皮肤。

越往上走，山路越陡，石坎越高，越是艰难，这使得我和夫人的身心都极度疲惫。其艰险、坎坷完全超出了预期，让我们的心在“继续攀登”还是“就此打住”间徘徊，不断考验着我们的心理和生理极限。

我在想，这一定是许多人不能到此目睹这条标语的原因。我们只能极小心地走实每一步，又极缓慢地向上攀登。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以至于花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爬上了巴山镇元坝村火山坡，在一个叫石耙皮的地方，终于见到了“人民好坐江山”这条标语。

所谓石耙皮，就是一块七八米见方裸露的巨大山石，岁月的风霜已使石壁斑驳，满是如弹孔般大小的圆洞。

这幅标语的文字距地面1米左右，阴刻，纵行书写，高约0.87米，宽约0.38米，字距1.5厘米。由于时间久远，风吹雨打，石壁风化，标语的字体已较为模糊。

我们迫不及待地仔细考察这并不显眼的标语，有了三个最重要的发现：

一是标语外面有框环绕。在标语的外围，刻了一个长方形的框把标语围起来。这在过去的记录中并未看见。

二是标语上方有字。我们在标语的上方发现了若隐若现的几个字“卅×军”。有人说是时间，有人说是人名。

我和同行的陈宇详细讨论，认为“卅×军”应该是红军部队的番号。“卅”是三十之意，加上一个“军”字，基本上就可判断此为部队番号。中间一字阙如，是个遗憾。

正是这一发现，为我们确定到底是哪支红军部队刻下的标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破解的思路。

研究表明，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挥师城口，开辟了城口苏区。从1933—1935年，红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相继在城口战斗过，李先念、徐向前、王维舟、许世友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当年，红三十三军指挥部就设在今天坪坝镇议学村的

雍家大院，火山坡是进出坪坝大梁的交通要道。

顺着这个线索，我请教了研究城口红军历史的专家，他告诉我，1934年红三十三军二九六团就在这一带战斗。这就可以初步判定，标语应是红三十三军二九六团战士所刻。

三是第一次完整地梳理出这条标语发现的经过。

为我们披荆斩棘开路的老农叫冉寅远，今年60出头，是当年的发现人之一。他告诉我，那是1977年的一天，14岁的他与几个小伙伴上山砍柴。路经这里，不经意间看见了大石头上凹陷处有些划痕。他们就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地摸索，最终发现是“人民好坐江山”六个字。当时觉得好玩，有几个小伙伴便用镰刀去敲这几个字。冉寅远见状，及时予以了制止，他认为“这几个字大有来头”。

下山后，他立即将这个发现报给了当时的元坝大队书记冉明兴。冉明兴教书，对城口的红色历史比较了解，他跟着冉寅远来到火山坡查看标语。

“这不是一般的字，不能破坏！”因为他知道，当年的红军曾组织当地石匠成立了篆刻队，将宣传标语刻在岩石上。整个川陕苏区有红军石刻标语4000多条，是全国乃至世界罕见的文化景观。当时城口坪坝大梁一带类似“打倒刘湘”“红军万岁”等标语不少，

有刻在崖壁上的，也有凿在石头上的，还有写在房屋墙壁的。

他将此事汇报给了县里，这六个字就被保护下来。后来，县里把它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立了保护碑。

当年刻下这条标语的战士姓甚名谁，我们已不得而知。

他们为什么要刻这条标语，也无文献可考。

这些问题让我们不能就此罢休。

那天，我们一行就坐在这块石壁下、标语旁，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我们大胆设想，热烈讨论，合理推测，形成了一些共识：

1、这是红军战士的“随手之作”。

在城口境内现存红军标语中，没有如此之小，如此简陋的红军标语。从标语本身看，这不是红军组织的专门队伍所刻，更像是普通红军战士用刺刀划刻的，是为存史、存证的“随手之作”。

2、这种“随手之作”的产生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在残酷的战斗之后，巨大的牺牲，难言的苦痛，饥寒交迫，极大地冲击着红军将士的心。于是，有人便提出了我们如此的牺牲奋斗到底是“为了谁”的问题，一位战士的回答是“人民好坐江山”。因而，“人民好坐江山”这句最质朴、最重庆的话语就被用刺刀在山石上刻了下来。

另一种是红军就要离开城口，踏上漫漫长征之路了，更大的艰险，更多的困难，更惨烈的牺牲在等待着他们。因此，他们刻下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初心，以表明心迹——我们付出的一切艰难、困苦、奋斗、牺牲，就是为了让“人民”“好坐江山”，让“人民”坐稳江山。

这让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于是站起身来，抚摸“人民”这二字。透过这斑驳拙朴的刻痕，眼前仿佛见到了飘飞的战旗，血洒的战场；耳边仿佛听到当年军号的嘹亮，枪炮声的激烈，高昂的拼杀呐喊；更能够用手、用心直接触摸到当年红军战士对党、对人民的炽热初心。

不知是谁说一句“石头风化了，但是心头更明亮了”。这话，真好！

天色渐暗，我们不得不告别石刻，借助手机手电筒的照明，缓慢下山。殊不知，下山花的时间比上山更长。因为夜露初起，地面湿滑，更加难走。

回到公路，天已完全黑了。经过近6个小时直上直下的跋涉，我们早已脚把手软。在重新踏上平地的一刹那，那种对心灵和情感的巨大冲击，至今难忘。

我庆幸自己在古稀之年，在重阳节前一天，还能徒步登上海拔近千米的火山坡石耙皮，亲眼见到这稀世珍品。

我多么希望每一个到城口来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能来这里上好“第一课”——攀登一次火山坡，瞻仰一次“人民好坐江山”的标语，感受一次红军历史文化的魅力，经受一次震撼心灵的洗礼。

## 走步

□蓝锡麟

我居住的小区，D1幢与D2幢之间有一块院坝，四四方方的，将近1000平方米。小区里的人休闲活动，大多选择去院坝。我就经常到院坝去走走。

对的，是走步，不是散步。在我心目中，散步通常指随意的、比较舒缓的漫步，而我却是刻意的、比较快速的动步。我一向快步走路走成习惯了，及至成为退休老头，也变了不。或许说得准确点，压根儿就从未想过要改变，属于秉性难移。

院坝既成的构建形式，为我走步提供了条件。整个院坝都由水泥预制板铺成，表层安装了白色方块瓷砖，再用蓝色方块瓷砖格成一个一个小的正方形。利用两种正方形的边线或者对角线走步，不需要一步一步细数计步，就能明白走过多少步，其准确性毫不亚于使用计步器。

我换着运用两种走步法。一种为，认定院坝正中64个小正方形构成的大正方形沿着四边走，每一小边线走5步，每一大边线就走了40步，走完一圈即为160步。一次少则走10圈，多则走15圈，用时十几二十分钟，合起来就走了1600步至2400步。上午走一次，下午走一次，活动量足够了。另一种是走小正方形的对角线，换算法则有区分，但用时和活动量仍大体一致。

久而久之，后一种走法渐次成为常用法。喜欢上的原因在于，从一个小方

形的a角走到b角，再转入另一小方形的c角走到d角（b角c角重叠），如此这般折来转去，比前一种走法稍多了一点变化，甚而还多了一点刺激。刺激指的是，对角线走得准不准，或多或少可以检验自己是不是还头脑清醒。

有时候院坝人少，甚或只有我一人，我还会聊发一点少年狂。狂的方式是学仪仗队迈开方步，腿虽抬不了那样高，伸不了那样直，臂却尽可以加大摆幅。同时自我轻声发口令，一二三四，仿佛真的成了仪仗兵。要不然，就是一边踏着方步的节奏，一边迈开几步哈一声。只要哈上十来声，就会感觉肺腑的浊气都呼出了，一时之间分外爽快。

一年年地走下来，我渐次看明白了，无论走步还是散步，几乎全是退休老人。男的占多数，女的相对少。而且，走步的多，散步的少。走步的方式有好几样，全凭各人心中爱。最大的圈子，是超越院坝，走出D1幢和D2幢的范围，到A幢、B幢周边转一大圈，再转一大圈。相熟的熟人碰面了，一般都是一次性点点头，招一招手，然后就各走各的，互不干扰。

比我走得快的人，多年来我只见过一个。人我认得，尚未退休。与众不同，穿运动衫和运动裤，脖子上挂一条白毛巾绕颈疾走。一圈又一圈，直走得浑身流汗，仍然边擦汗，边疾走。我问他为啥非如此不可，他说搞惯了，回去冲一冲澡，全身通透，全天舒服。四五年前他迁往别处了，不知退休没有。

## 洞见沧桑

□熊丽然

知道“抗战洞”的存在已是很早之前的事了。我一直听闻，在我生长的这座铜锣峡下口处的郭家沱小镇上，安静地沉睡着一部厚重的史志，不着一字，却诉尽一段岁月的沧桑。

“抗战洞”是我们的习惯叫法，它是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的第五十兵工厂山洞车间，不是一个，而是一串，如同以山为卷的碑文，一刀一刀凿刻在地质的肌理中。

1938年，广东第二兵工厂在战火中内迁至重庆郭家沱，为避空袭，于铜锣峡的绝壁上凿出22个高约五六米、深达十余丈的山洞，成为兵工厂落户郭家沱之后的第一批厂房。

据载，那时厂区公路只开出路基，下雨天泥浆深有数寸，工人们上班只能光着脚板走路；晚上没有路灯，下班后靠手提灯笼觅路。

工人们边迁边建、边建边造——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不仅将巨型设备从沿海迁到深山，还在荒地中建起了厂房；不仅恢复了旧式的武器生产，还探索着新型武装的试制——这就是望江厂的前身。这座抗战时期的兵工

厂啊，多么像一个伴着血水从母腹中挣扎而出的胎儿，在震耳欲聋的纷乱战火声中发出他响亮的啼鸣。

22个“抗战洞”，如同山的关窍，息息相通、洞洞相连，借助山体的厚重，为珍贵的机床和丧失了家园的生产者们提供庇护。80多个春秋过去，硝烟散尽，许多建筑在时光中立起来又倒下去，这第一批用作厂房的山洞却因其隐蔽和朴拙而留存至今，见证那段岁月的艰辛和动荡。

它们镶嵌在铜锣峡左岸蜿蜒如长蛇的临崖路上方，像山崖张开的巨口，总在试图将一些久远的故事喊出来。可野树和藤蔓不让他喊，那些柔软的枝条带有一股缝合的力道，绵扎道劲地将洞口覆盖。山是多么矛盾：石壁镌刻记忆，而植被负责遗忘。

人也是矛盾的。在山洞外，他们竖起砖墙和铁门，帮着植物封锁室外的记忆，让往来自客轻易找它不到。而今，我久久伫立洞中，摩挲和品咂着这矛盾的滋味。

枯败的落叶铺满洞外的甬道，地毡般柔软，在脚下发出“渐渐沙沙”的脆响声。洞口竖着两块低矮的方碑，上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抗

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第五十兵工厂山洞车间”——第五十兵工厂，是广东第二兵工厂迁川后的名字。洞内出乎意料的干净，没有动物侵扰的痕迹，也没有肮脏的水迹，连木质的洞门都没有被腐蚀，显然被很好地保护着。

我们往深处走，本想探究一番“洞洞相连”的奇趣，却发现洞与洞之间的连接口已被砖墙阻隔了。若非如此，站在第一洞的端头，目光就可像子弹一般将数百米的山体洞穿，想象白昼流光在山的肚腹中穿行，深夜通明的灯火映照看机床旁挥汗如雨的身影，仿佛这不屈的山脊中燃烧的骨髓。一阵难以言说的苍凉与火热在我胸口交替涌动，近一个世纪之前的画面，在泪水中活了过来。

如今，“抗战洞”和与之相关的一切都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地，包括我们这群造访者，在它的深邃和雄伟面前也只剩下肃穆。

洞口生长的葛蕨树像个矫健的攀岩者，牵须扯蔓，一手拉住右边，一手挂住左边，脚尖儿贴在洞内，身子探出窗外——在脚下发出“吱吱”声，它曾在奔腾于此的最野性最顽强最刚烈的生灵转世而来。

□赖扬勇

纽荷尔，细听，就像是妈妈给我们取的乳名，散发着淡淡的奶香，好亲切。有朋友问我，不就是橙子吗？

我十分乐意地回答：“对，她就是橙子，是橙子中的佼佼者，橙子家族中的大家闺秀，水果中的小家碧玉，谁不倾慕怜爱呢！”

无论是身在异地他乡，还是身居闹市，一声纽荷尔，就会将你带入“橙黄橘绿时”的巫山。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立体气候，滋养了纽荷尔的生长。在低海拔村庄，家家户户都栽植纽荷尔树。彼时，巫峡两岸，除了似彩霞的红叶，便是橙黄的纽荷尔，红黄相间，次第铺展开去，不知是红叶激情洒脱的红衬托了纽荷尔富贵典雅的黄，还是纽荷尔的甘甜蜜口陶醉了红叶的纯洁执着？

二伯把纽荷尔视为命根子，每一棵果树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他像爱护孩子一样，修剪枝叶、除草施肥。

不忙的时候，他就坐在树下，看看远方的云卷云舒，瞧瞧头顶青黄的果子，时而把手搭在树干上，时而把

## 满城尽飘新橙香

果子托在手掌心，时而拿果子蹭蹭脸，细碎地说上几句……直至夕阳渲染漫天彩霞，炊烟袅袅升起，伯母呼唤，方才一步一回头的离开。

二伯，只是其中的代表，坐在田坎边抽烟的三舅，穿梭在林中的四爷……他们都在等待橘绿橙黄时。

寒冷是催熟剂，阳光便是调色盘。随着岁月渐深，纽荷尔的体色渐渐圆润，色泽由青涩的青绿转为稳重的橙黄，缀在枝头，像极了一个个脑袋。微风一吹，橙子便上蹿下跳，大大方方地向你点点头，问问好。

当然，也有腼腆的，羞涩地躲藏在绿叶中，静等有缘人。成熟的纽荷尔，既可远观，又可把玩。星星点点的黄，镶嵌在绿水青山间，阳光一照耀，金灿灿，成为了峡江之上又一道别样的风景。

此时的我和我的朋友圈，是幸福的，因为有种甜蜜是又到纽荷尔采摘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只为一品巫山纽荷尔，变成了要好的朋友。

从树巅到舌尖，其实就是一个微信的距离；从向往到现实，其实就是一段24小时的距离。

我对纽荷尔有三喜，一喜纽荷尔尊贵橙黄，二喜纽荷尔馥郁清香，三喜纽荷尔口感醇厚。

二伯告诉我们，巫山纽荷尔含有大量维生素C和β-胡萝卜素，能软化和保护血管，促进血液循环，有助于降低胆固醇和血脂，降低患心脏病的可能，预防胆囊疾病。

二伯的说辞，我无法去验证，但查阅纽荷尔的文史资料，认可了二伯的说法。切开纽荷尔，只见果肉金黄晶莹，汁液丰富，倘若有光的照耀，金灿灿的，令人津液顿生，送入口中，果冻般爽滑，或微酸带甜，或甜中夹着酸，口感刚刚好。

在巫山的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成筐成堆的纽荷尔，十分喜人。南来北往的游客，贪嘴地吃上一个又一个；远方的朋友，急切地索要购买方式；橙子林中，农户忙个不停不停地采摘。有人在等待，就有人即刻送达。快捷便利的轮船、飞机、高铁、高速等交通方式，让巫山纽荷尔成为了果盘中的水果新宠。

看着二伯手中长长的快递单，我似乎看到了许许多多，正陶醉于巫山纽荷尔滋味中。



春天的脚步（中国画）

游江

投稿邮箱: kjwtzx@163.com